西魏書

皇后列傳一

通議大夫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二級南康謝啓昆撰

孝武皇后高氏高歡長女也帝見立乃納爲后及帝西幸關中后未之從帝崩歡令爲之服後降爲彭城王韶妃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轉而不可出馬腦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

文帝文皇后乙弗氏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世爲吐谷渾渠帥居青海號青海王涼州平后之高祖莫瓌擁部落入附拜定州刺史封西平公自莫瓌後三世尙公主女乃多爲王妃甚見貴重父瑗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母淮陽公主孝文之第四女也后美容儀少言笑數歲父母異之指示諸親曰生女何

妨也若此者實勝男年十六文帝納爲妃及帝卽位以大統元年冊爲皇后后性好節儉蔬食故衣珠玉羅綺絕於服玩又仁恕不爲嫉妒之心帝益重之生男女十二人多早夭唯太子及武都王戊存焉時新都關中務欲東討蠕蠕寇邊未遑北伐故帝結婚以撫之於是更納悼后命后遜居別宮出家爲尼悼后猶懷猜忌復徙后居秦州依子秦州刺史武都王帝雖限大計恩好不忘後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然事秘禁外無知者六年春蠕蠕舉國度河前驅已過夏頗有言虜爲悼后之故興此役帝曰豈有百萬之衆爲一女子舉也雖然致此物論朕亦何顏以見將帥耶乃遣中常侍曹寵齎手敕令后自盡后奉敕揮淚謂寵曰願至尊享千萬年天下康

寧死無恨也因命武都王前與之決遺語皇太子詞旨悽愴因慟哭久之侍御咸垂涕失聲莫能仰視召僧設供令侍婢數十人出家手爲落髮事畢乃入室引被自覆而崩年三十一鑿麥積崖爲龕而葬神柩將入有二叢雲先入龕中頃之一滅一出後號寂陵及文帝山陵畢手書云萬歲後欲令后配饗公卿乃議追謚曰文皇后祔於太廟廢帝時合葬於永陵

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蠕蠕主阿那瓌之長女也容貌端嚴夙有成智大統初蠕蠕屢犯北邊文帝乃與約通好結婚扶風王孚受使奉迎蠕蠕俗以東爲貴后之來營幕戶席一皆東向車七百乘馬萬匹駞千頭到黑鹽池魏朝鹵簿文物始

至孚奏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故蠕蠕女也魏仗向南我自東面孚無以辭四年正月至京師立爲皇后時年十四次年后懷孕將產居於瑤華殿聞上有狗吠聲心甚惡之又見婦人盛飾來至后所后謂左右此爲何人醫巫旁侍悉無見者時以爲文后之靈產訖而崩年十六葬於少陵原十七年合葬永陵當會橫橋北后梓宫先至鹿苑帝轀輬後來將就次所軏折不進

廢帝皇后宇文氏宇文泰女也后初產之日有雲氣滿室芬氳久之幼有風神好陳列女圖置之左右泰曰每見此女良慰人意廢帝之爲太子納爲妃及即位立爲皇后志操明秀帝深重之專寵後宫不置嬪御帝既廢崩后亦以忠於魏室

罹禍

恭帝皇后若干氏司空長樂正公惠之女也有容色恭帝納之爲妃及卽位立爲皇后後出家爲尼在佛寺薨竟無謚

西魏書十一

諸王列傳二　　　　　　　　西魏書十二

通議大夫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二級南康謝啓昆撰

扶風王孚字秀和太武曾孫也祖臨淮王譚父長鄉侯提孚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爲四卷奏之遷右丞蠕蠕主阿那瓌既得反國其人大饑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振給詔孚爲北道行臺詣彼振恤孚陳便宜表曰服皮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則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利也乞以牸牛產

羊餬其口食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尙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從內若依臣請給振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疴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尙多砂磧脫出狂勃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饑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不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

苦之計未能致令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反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謀略依舊事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彊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

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爲費必大朝廷不許孚持白虎旛勞阿那瓌于柔元懷荒二鎮間阿那瓌衆號十三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轀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內稱爲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

城願致死效力後爲葛榮所陷爲榮所執兄祜爲防城都督兄子子禮爲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誣己引過爭相爲死又孟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卒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平封孚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敕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

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大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罝宮懸四箱簨簴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簇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虛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修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鐘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爲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爲宮之義得律呂相生之體今曡鐘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爲定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嘆服而反太傅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後從孝武帝入關除尚書左僕射扶風郡

王尋監國史歷位司空兼尚書令太保大統四年與蠕蠕通好結婚蠕蠕主與孚相識先請見孚然後遣女於是乃使孚行蠕蠕君臣見孚莫不懽悅奉皇后來歸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宇文泰嘗於室內置酒十瓨瓨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卽驚喜曰吾兄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泰撫手大笑後遇風患手足不隨口不能言乃左手畫地作字乞解所任三奏不許遷太傅薨帝親臨百官赴弔贈大司馬錄尚書事謚曰文簡子端嗣位大行臺尚書華州刺史性疎佷頗以基地驕物時論鄙之

陳郡王元字彥道昭成裔也父尚書昭元以節儉知名孝莊

時爲洛陽令及節閔卽位元上表乞葬莊帝時議善之後除尚書左丞孝武卽位以孫騰爲左僕射騰卽高歡心膂以使入省元依法舉劾當時咸爲元懼孝武重其强正封臨淄縣子及從入關封陳郡王位儀同三司加開府謚曰平

北平王懋字邕昭成裔也祖成陽公忠父謁者僕射盛懋初襲祖爵降爲侯從孝武入關封北平王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慧子陟字景升開府儀同三司弟順字敬叔亦從帝入關封濮陽王位侍中及帝崩祕未發喪諸人多舉廣平王嗣順於別室垂泣謂字文泰曰廣平雖親年德未茂不宜居大寶泰深然之因宣國諱上南陽王尊號以順爲中尉行雍州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順善射初孝武在洛於華

林園戲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卽以賜之順發矢卽中帝大悅並賞金帛順仍於箭孔處鑄一銀童足踏金蓮手持劃炙遂勒肩上序其射工子偉字大猷有清才弱冠授員外散騎侍郎以侍從之勞賜爵高陽縣伯大統初拜伏波將軍度支郎中領太子舍人尋拜東南道行臺右丞十六年進爵南安郡王及尉遲迥伐蜀以偉爲司錄書檄文言皆偉所爲六官建拜師氏下大夫改淮南縣公後仕周

洛平王最字幹成陽公孫父贈豫州刺史壽興最從孝武入關封洛平王位侍中兼尙書左僕射加特進闕壽興弟益生少亡子毗字休弼武帝之在藩邸少親之及卽位出必陪乘

入於臥內及帝與高歡有隙時議者各有異同或勸天子入夷或言與歡決戰或云奔梁唯毗數人以關中帝王桑梓殷勸叩頭請西入策功論賞毗與領軍斛斯椿等十三人爲首封魏郡王時王者邑止一千戸唯毗邑一千五百歡宣告關東云將天子西入事起元毗雖百赦不在原限薨謚曰景子

緯

馮翊王季海字元泉昭成裔也父河東太守淑有子七季海於兄弟中最有名譽位洛州刺史季海妻司空李沖之女莊帝從母也賜爵唐郡君政在尒朱禍難方始勸季海爲外官以避纖介及孝莊之難季海果以在藩得免從孝武入關封馮翊王位中書令雍州刺史遷司空病薨謚曰穆子亨字德

艮一名孝才季海仕長安亭與母李氏在洛陽高歡以亭父在關中禁固之其母遂詐稱凍餒得就食湯陰託大豪李長壽攜亭及孤姪數人得至長安宇文泰以功臣子甚禮之亭年十二恭帝在儲宮引爲交友釋褐千牛備身大統末襲爵馮翊王累遷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後仕周

固道公羅字仲綱道武裔也祖江陽王吐根父青州刺史繼兄乂有寵於靈太后乂妻太后妹也羅處貴盛而虛己接物累遷青州刺史乂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於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奬等咸爲其賓客從遊青土罷州入爲宗正卿乂死後羅通乂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孝武時位尙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大統初梁遣將圍逼羅

以州降封南郡王侯景自立以羅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改封江陽王梁元帝滅景宇文泰求羅遂得還除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少師襲爵江陽王父孫善住初從父舒奔梁後得入關羅乃以爵還善住改封羅爲固道郡公

安昌王均景穆曾孫父脩義雍州刺史均位給事黃門侍郎後入關封安昌王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謚曰平子則字孝規襲爵位儀州刺史則弟矩字孝矩襲祖爵始平縣公拜南封州刺史時見元氏將危陰謂昆弟曰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顚而不扶焉用宗子爲兄則所遏乃止後並仕周

順陽王仲景景穆曾孫祖京兆王子推父衞尉卿太興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上臺恒駕赤牛時

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爲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爲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孝武帝將入關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高歡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追駕至長安仍除尚書右僕射封順陽王仲景既失妻子乃娶故尒朱天光妻也列氏本倡女有美色仲景甚重之經數年前妻叔袁紇氏自洛陽間行至也列遂徙居異宅久之有姦事露詔仲景殺之仲景寵情愈至謬殺一婢蒙其屍而厚葬以代焉列徙於密處人莫知其詐仲景三子濟鍾奉叔袁紇氏生也皆以宗室早歷清官仲景以也列尚在恐妻子漏之乃謀殺袁紇袁紇先覺復欲陰害也列也列謂從奴曰若袁紇殺我必投我厠中我告

丞相冀或不死若不理首慾猶埋我好地爾爲我告之奴遂告宇文泰泰依奏詔笞仲景一百免右僕射以王歸第也列以自告而逐之仲景猶私不已又有告者詔重笞一百付宗正官爵盡除仲景仍通焉後帝以其歷任有令名且杖策追駕乃復官爵也列袁紇於是同居大統五年除幽州刺史仲景多內亂後就州賜死

博陵王暢字叔暢景穆曾孫祖陽平王新成父雍州刺史衍暢從孝武帝入關拜鴻臚封博陵王大統三年東討没於陣子斂封南武縣公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勇過人莊帝謀殺尒朱榮以融爲直閤將軍及尒朱兆入洛融逃入閒後從孝武帝入關封魏興王位侍郎殿中尚書

儀陽王子孝字季業陽平王孫也父鉅平公欽子孝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孝武帝入關不及從駕後赴長安封義陽王子孝美容儀善笑謔好酒愛士縉紳歸之賓客常滿終日無倦性又寬慈敦睦親族乃置學館於私第集羣從子弟晝夜講讀並給衣食與諸子同後歷尚書令柱國大將軍子孝以國運漸移深自貶晦日夜縱酒後例降爲公復姓拓拔氏未幾卒子賓襲

華山王紀字綱景穆曾孫祖任成王雲父司徒公侍中尚書令澄紀隨孝武入關中位尚書左僕射華山郡王

宋安王琰字伏寶景穆曾孫祖安定王休父華州刺史燮大統中封琰宋安王薨謚曰懿子景山仕周

廣陵王欣字慶樂節閔兄也性麤率好鷹犬孝莊初封沛郡王後封淮陽王孝武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太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孝武入關中欣投託人使達長安爲太傅錄尚書事欣於中興宗室禮遇最隆自廣平諸王悉居其下又爲大宗師進大冢宰中軍大都督大統中爲柱國大將軍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爲太傅再爲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欣遜謝而已後拜司徒恭帝初遷大丞相薨謚曰容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名果皆出其園所汲引及僚佐咸非長者爲世所鄙

潁川王斌之字子爽文成曾孫祖安樂王長樂父尚書左僕射詮斌之性險無行及與兄鑒反敗遂奔葛榮榮滅得還孝

武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心腹之任帝入關斌之奔梁大統二年還長安位尚書令薨贈太尉謚武襄

東陽王榮大統十一年爲瓜州刺史與其壻鄧彥偕行榮卒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爲刺史彥殺康而奪其位朝廷不能討因以彥爲刺史屢徵不至宇文泰以申徽爲河西大使令圖彥徽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彥入謁徽執之遂送彥於長安

長湖公定字願安祖比頹安西將軍務州刺史父道龍征虜將軍鉅鹿郡守定停厚少言內沉審而外剛毅永安初從介朱天光討關隴羣賊並破之除襄虜將軍及賀拔岳被害定從宇文泰討侯莫陳悅以功拜平遠將軍步兵校尉孝武西

遷封高邑縣男邑二百戶從擊潼關拔回洛城進爵爲伯增邑三百戶加前將軍大中大夫從擒竇泰復宏農破沙苑戰河橋定皆先鋒當其前者無不披靡以前後功累遷都督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帥都督增邑三百戶邙山之役敵人如堵定奮稍衝之殺傷甚衆無敢當者論功爲最十三年授河北郡守加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增邑通前一千戶定有勇畧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諸將亦稱其長者十五年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廢帝二年以宗室進封建城郡王二年行周禮爵隨例改封長湖郡公後仕周

齊天保十年大誅元氏七百餘人魏子孫在齊者無子遺焉

西魏權歸周室而元氏戚屬皆布列職及其移祚尚獲保全今錄其名位可知者附於此

育大將軍淮安王

賛大將軍尚書令少保小司徒廣平郡公

維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少保韓國公

正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魯郡公

顏子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洵州刺史宜郡公

壽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鄯州刺史安樂縣公

審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遂州刺史房陵縣公

景暄直閤將軍從孝武帝入關

儈育頓邱伯

烈尚書廢帝二年以謀殺宇文泰事洩泰殺之

暐武伯下大夫

臨洮王森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並文

帝兒子大統九年邙山之戰爲東魏所擒

文七王

晉王謹大統十三年卒

武都王戊大統六年爲秦州刺史

梁王儉大統十一年封後仕爲大將軍

趙王寧大統十三年封

燕王儒大統十六年封

吳王公大統十六年封

宜都王式

公主

馮翊公主孝武帝妹初封平原公主下嫁開府張歡歡性貪殘遇主無禮又嘗殺主侍婢主怒訴之於帝帝乃執歡殺之改封馮翊公主永熙三年下嫁宇文泰生子覺大統七年薨

金明公主文帝女下嫁大丞相帳內都督遲迴迴官至柱國大將軍封蜀公

襄樂公主文帝女下嫁漢安縣公韋世康按世康孝寬兄夐之子周書韋孝寬傳作世康尚魏文帝女隋書韋世康傳作尚周文帝女北史孝寬傳從周書世康傳從隋書兩傳岐異考周書李基李暉

于翼三傳皆稱尚太祖女不稱文帝則世康爲尚魏文帝女無疑隋書諱魏爲周耳

安樂公主文帝女下嫁咸陽郡公王弻

公主封號未聞文帝女下嫁武邑公宇文震

晉安公主名胡摩文帝第五女下嫁略陽公宇文覺覺受魏禪立主爲皇后帝廢主出俗爲尼建德初尊爲孝閔皇后居崇義宮隋氏革命主出居里第大業十二年薨

公主封號未聞文帝女下嫁白土縣公辛威

義陽公主文帝女下嫁鉅鹿郡公竇照

宇文泰列傳三上

通議大夫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二級南

宇文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其先世居遼西高祖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元菟公道武帝將攻中山陵從慕容寶禦之寶敗陵率甲騎五百來歸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徙豪傑於代都陵隨例遷武川焉曾祖系祖韜竝以武畧稱父肱任俠有氣幹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汗拔陵作亂其僞署王衛可孤徒黨最盛肱乃糾合鄉里斬可孤其衆乃散後避地中山遂陷於鮮于脩禮脩禮令還統其部衆及爲定州軍破歿於陣泰生有異姿少隨父在鮮于脩禮軍及葛榮殺脩禮泰時年十八榮遂任以將帥泰知其無成將與諸兄謀欲逃

避會爾朱榮擒葛榮定河北泰隨例遷晉陽榮以泰兄弟雄傑懼或異已遂託以他罪誅泰第三兄洛生復欲害泰泰自理家冤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孝昌二年以統軍從榮征燕州先是北海王顥奔梁梁立爲魏主率兵入洛孝莊帝出居河內以避之榮遣賀拔岳討顥仍迎孝莊帝泰與岳有舊仍以別將從岳及孝莊帝反正以功封寧都子邑三百戶遷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万俟醜奴作亂關右孝莊帝遣爾朱天光及岳等討之泰遂從岳入關先鋒破僞行臺尉遲菩薩等及平醜奴定隴右泰功居多遷征西將軍紫金光祿大夫增邑三百戶加直閤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寇亂百姓凋殘泰撫以恩信民皆悅服咸喜曰早值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普

泰二年爾朱天光東拒高歡留弟顯壽鎮長安秦州刺史侯莫陳悅從天光將軍衆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而計無所出泰謂岳曰今天光尚邇悅未有二心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說之必從岳大喜卽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不行乃相率襲長安泰輕騎爲前鋒泰策顯壽怯懦聞諸軍將至必東走乃倍道兼行顯壽果已東走追至華山擒之太昌元年岳爲關西大行臺以泰爲左丞領岳府司馬加散騎常侍事無巨細皆委決焉高歡既破爾朱遂專朝政泰請往觀之歡問岳軍事泰口對雄辨歡以爲非常人欲留之泰詭陳忠款乃得反命遂星言就道歡果遣追之

至關不及泰還謂岳曰高歡非人臣也逆謀所以未發者憚公兄弟耳然凡欲立大功匡社稷未有不因地勢總英雄而能克成者也侯莫陳悅本實庸材遭逢際會遂叨任委既無憂國之心亦不爲高歡所忌但爲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解拔彌俄突勝兵之士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其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戶口富實未奉朝風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服之以德卽可收其士馬以實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舉也岳大悅復遣泰詣闕請事密陳其狀帝深納之加泰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西次平涼謀於其衆曰夏州隣接寇賊須加綏撫安得

良刺史以鎮之衆皆曰宇文左丞卽其人也岳曰左丞吾之左右手也如何可廢沉吟累日乃從衆議於是表泰爲使持節武衞將軍夏州刺史泰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泥猶通使於高歡及永熙三年正月岳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泰計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怙衆密邇貪而無信必將爲患願早圖之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於河曲岳果爲悅所害其士衆散還平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營於是三軍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寇洛年最長相與推洛以總兵事洛素無雄略威令不行乃謂諸將曰洛智能本闕不宜統御近者迫於羣議推相攝領今請避位更擇賢材於是趙貴言於衆曰元帥忠公盡節暴

於朝野勳業未就奄罹凶酷豈唯國喪良宰固亦衆無所依必欲糾合同盟復讐雪恥須擇賢者總統諸軍舉非其人則大事難集雖欲立忠建義其可得乎竊觀宇文夏州英姿不世雄謨冠時遠邇歸心士卒用命加以法令齊肅賞罰嚴明眞足恃也今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則大事集矣諸將皆稱善乃命赫連達馳至夏州告泰曰侯莫陳悅不顧盟誓棄恩背德賊害忠良羣情憤惋控告無所公昔居管轄恩信著聞今無小無大咸願推奉衆之思公引日成歲願勿稽留以慰衆望也泰將赴之夏州吏民咸泣請曰聞悅今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停留以觀其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反趑趄屯

兵永洛吾知其無能爲也且難得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幾也今不早赴將恐衆心自離都督彌姐元進規欲應悅密圖泰事發斬之泰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高歡遣長史侯景招引兵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景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對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安能自裁景於此即還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且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於時帝將圖高歡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慰勞追岳軍還洛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泰侯莫陳悅亦被敕追還悅既附歡不肯應召泰謂諸將曰侯莫陳悅枉害忠良復不應詔命此國之大賊豈可容之乃命諸軍戒嚴將以討悅及元毗還泰表於帝曰臣前以故關西大都督

臣岳竭誠奉國橫羅非命三軍喪氣朝野痛惜都督寇洛等銜冤茹慼志雪讎恥以臣昔同幕府苦賜要結臣便以今月十四日輕來赴軍當發之時已有別表旣爲衆情所逼權掌兵事詔召岳軍入京此乃爲國良策但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永洛況此軍士多是關西之人皆戀鄉邑不願東下今逼以上命悉令赴關悅躡其後歡邀其前首尾受敵其勢危矣臣殞身王事誠所甘心恐敗國殄人所損更大乞少停緩更思後圖徐事誘導漸就東引泰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兵衆未集假此爲詞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初賀拔岳營於河曲有軍吏獨行忽見一老翁鬚髯皓素謂之曰賀拔岳雖復據有此衆然終無所成當有一

宇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此吏恆與所親言之至是方驗帝詔泰曰賀拔岳既殞士衆未有所歸卿可爲大都督卽相統領知欲漸就東下良不可言今亦徵侯莫陳悅士馬入京若其不來朕當親自致罰宜體此意不過淹留泰又表曰侯莫陳悅違天逆理酷害良臣自以專戮罪重不恭詔命阻兵永洛彊梁秦隴臣以大宥既班忍抑私憾頻問悅及都督可朱渾元等歸闕早晚而悅並維縶使人不聽反報覘其旨趣勢必異圖臣正爲此未敢自拔兼順衆情乞少停緩泰乃與悅書責之曰頃者正光之末天下沸騰塵飛河朔霧塞荆沔故將軍賀拔公攘袂勃起志寧寓縣授戈南指拯皇靈於已墜擁旌西邁濟百姓於淪胥西顧無憂緊公是賴

勳茂賞隆遂征關右此乃行路所知不藉一二談也君實名
微行薄本無遠量故將軍降遷高之志篤彙征之理乃申啟
朝廷薦君爲隴右行臺朝議以君功名闕然未之許也遂頻
煩請謁至於再三天子難違上將便相聽許是亦遐邇共知
不復煩之翰墨縱使木石爲心猶當知感況在生靈安能無
愧加以王室多故高氏專權主上虛心寄隆晉鄭君復與故
將軍同受密旨屢結盟約期於畢力共匡時難而貌恭心很
妒勝嫉賢口血未乾匕首已發協黨國賊共危本朝孤恩負
誓有靦面目豈不上畏於天下慚於地吾以弱才猥當藩牧
蒙朝廷拔擢之恩荷故將軍國士之遇聞問之日魂守驚馳
便陳啟天朝暫來奔赴衆情所推遂當戎重比有敕旨召吾

還闕亦有別詔令君入朝雖操行無聞而年齒已宿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督率所部自山隴東邁吾亦總勒師徒北道還闕共追廉藺之迹同慕寇賈之風如其首鼠兩端不時奉詔專戮違旨國有常刑枕戈坐甲指日相見幸圖利害無貽噬臍悅既懼泰謀已詐爲詔書與秦州刺史万俟普撥令與悅爲黨援普撥疑之封詔以呈泰泰表之曰臣自奉詔總平涼之師責重憂深不遑啟處訓兵秣馬唯思竭力前以人戀本土侯莫陳悅窺窬進退量度且宜住此今若召悅授以內官臣列旆東轅匪朝伊夕朝廷若以悅堪爲邊扞乞處以瓜涼一藩不然則終致猜虞於事無益初原州刺史史歸爲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

兵二千人助歸鎮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陳崇率輕騎一千襲
歸擒之幷獲次安伯和等送於平凉表崇行原州事万俟普
撥又遣其將叱干保洛領二千騎來從軍三月泰進軍至原
州衆軍悉集諭以討悅之意士卒莫不懷憤乃表曰臣闚誓
死酬恩覆宗報主人倫所急赴蹈如歸自大都督臣岳歿後
臣頻奉詔還闕秣馬戒途志不俟旦直以督將已下咸稱賀
拔公視我如子今讎耻未報亦何面目以處世間若得一雪
冤酷萬死無恨且悅外附彊臣內違朝旨臣今上思逐惡之
志下遂節士之心冀仗天威爲國除害小違大順實在茲辰
克定之後伏待斧鉞四月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爲都督鎮原
州軍出木峽關大雨雪平地二尺泰知悅怯而多猜乃倍道

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其左右有異志者左右亦不安衆遂離貳聞大軍且至退保略陽留一萬餘人據守永洛泰至永洛命圍之城降卽率輕騎數百趨畧陽以臨悅軍悅大懼乃召其部將議之皆曰此鋒不可當勸悅退保上邽以避之時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悅軍乃間道遣使請爲內應其夜悅出軍軍中自驚潰將卒或相率來降泰縱兵奮擊大破之虜獲萬餘人馬八千疋悅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泰曰悅本與曹泥應接不過走向靈州乃令原州都督導邀其前都督賀拔穎等追其後導至牽屯山追及悅斬之泰入上邽收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竊一銀鏤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卽剖賜將士衆大悅時涼州刺史李

叔仁爲其民所執舉州搔擾宕昌羌梁企定引吐谷渾寇金城渭州及南秦州氐羌連結所在蜂起南岐至於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泰乃令李弼鎭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蚝鎭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元還鎭渭州衞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豳涇東秦岐四州粟以給軍高歡聞秦隴克捷乃遣使於泰甘言厚禮深相倚結泰拒而不納時高歡已有異志故帝深仗泰乃徵二千騎鎭東雍州助爲聲援仍令泰稍引軍而東泰乃遣大都督梁禦率步騎五千鎭河渭合口爲圖河東之計泰之討悅也悅遣使請援於高歡歡使其都督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坂而雍州刺史賈顯送船與軌請軌兵入關泰因梁禦之東乃逼召顯赴軍禦遂入雍州帝遣著作郎

姚幼瑜持節勞軍進泰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使持節如故於是以寇洛爲涇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前略陽郡守張獻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拒代遣輕騎襲擒之待伯自殺時帝方圖高歡又遣徵兵泰乃令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率輕騎一千赴洛進授泰兼尚書僕射關西大行臺餘官封如故泰乃傳檄方鎭曰蓋聞陰陽遞用盛衰相襲苟當百六無間三五皇家創歷陶鑄蒼生保安四海仁育萬物運距孝昌屯沴屢起隴冀騷動燕河狠顧雖靈命重啟蕩定有期而乘釁之徒因生羽翼賊臣高歡器識庸下出自輿臺罕聞禮義直以一介鷹犬効力戎行靦冒恩私遂階榮寵不能竭誠盡節專挾姦回

乃勸尒朱榮行茲篡逆及榮以專政伏誅世隆以凶黨外叛歡若相敦勉令取京師又勸吐萬兒復爲弑虐暫立建明以令天下假推普泰欲竊威權並歸廢斥俱見酷害於是稱兵河北假討尒朱亟通表奏云取讒賊既行廢黜遂將篡弑以人望未改恐鼎鑊交及乃求宗室權允人心天方與魏必將有主翌戴聖明誠非歡力而歡阻兵安忍自以爲功廣布腹心跨州連郡端揆禁闈莫非親黨皆行貪虐窫窳生人而舊將名臣正人直士橫生瘡痏動挂網羅故武衛將軍伊琳清貞剛毅禁旅攸屬直閤將軍鮮于康仁忠亮驍傑爪牙斯在歡收而戮之曾無聞奏司空高乾是其黨與每相影響謀危社稷但以姦志未從恐先洩漏乃密白朝廷使殺高乾方哭

對其弟稱天子橫戮孫騰任祥歡之心膂並使入居樞近伺

國間隙知歡逆謀將發相繼逃歸歡益加撫待亦無陳白然

歡入洛之始本有姦謀令親人蔡儁作牧河濟厚相恩贍以

為東道主人故關西大都督清水公賀拔岳勳德隆重與亡

攸寄歡好亂樂禍深相忌毒乃與侯莫陳悅陰圖陷害幕府

以受律專征便卽討戮歡知逆狀已露稍懷旅距遂遣蔡儁

拒代令竇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馬輔世珍等徑趣石

濟高隆之疋婁昭等屯據壺關韓軌之徒擁衆蒲坂於是上

書天子數論得失訾毀乘輿威侮朝廷藉此微庸冀茲大寶

谿壑可盈禍心不測或言徑赴荆楚開疆於外或言分詣伊

洛取彼讒人或言欲來入關與幕府決戰今聖明御運天下

淸夷百寮師師四隩來暨人盡忠良誰爲君側而歡威福自己生是亂階緝構南箕指鹿爲馬包藏凶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孰不可容幕府折衝宇宙親當受脤銳師百萬轂騎千羣褁糧坐甲唯敵是俟義之所在糜軀匪恡況頻有詔書班告天下稱歡逆亂徵兵致伐今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要害或襲其窟宅電繞蛇擊霧合星羅而歡違負天地毒被人鬼乘此掃蕩易同俯拾歡若渡河稍逼宗廟則分命諸將直取并州幕府躬自東轅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發動亦命羣帥百道俱前轘裂賊臣以謝天下其州鎮郡縣率土人黎或州鄉冠冕或勳庸世濟並宜捨逆歸順立效軍門封賞之科已有别格凡百君子可不勉歟泰謂諸將曰高歡

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在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羆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羆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即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咸稱善七月泰帥衆發自高平前軍至於宏農而高歡稍逼京邑帝親總六軍屯於河橋令左衞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鎭虎牢遣使告泰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兵一千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協斌之

遂棄椿還紿帝云高歡兵至七月丁未帝遂從洛陽率輕騎入關泰備儀衛奉迎謁見東陽驛免冠泣涕謝曰臣不能式遏寇虐遂使乘輿遷幸請拘司敗以正刑書帝曰公之忠節曝於朝野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責在朕躬無勞謝也乃奉帝都長安披草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泰決焉仍加授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封略陽郡公別置二尚書隨機處分解尚書僕射餘如故泰固讓詔敦諭乃受初帝在洛陽許以馮翊長公主配泰未及結納而帝西遷至是詔泰尚之拜駙馬都尉八月高歡襲陷潼關侵華陰泰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歡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退泰乃進軍討瑾虜其卒七千還長安進位丞相帝之入關也以從妹

平原公主明月從泰殺明月由是帝與泰不安閏十二月泰
弒帝而立南陽王寶炬爲嗣是爲文皇帝

西魏書十三

宇文泰列傳三下　西魏書十四

通議大夫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二級南康謝啟昆撰

大統元年進泰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王泰固讓王及錄尚書事帝許之乃改封安定郡公三年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泰出軍廣陽召諸將曰賊今犄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度是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歡起兵以來泰每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及也泰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

賊顧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闘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不能徑度此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庚戌泰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帝而潛出軍癸丑旦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陣未及成列泰縱兵擊破之盡俘其衆萬餘人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執刺史泉企聞泰之歿焚輜重棄城走高歡亦撤橋而退企子元禮尋復洛州斬東魏刺史杜窋泰還軍長安六月遣儀同于謹取楊氏壁泰請罷行臺帝復申前命泰受錄尚書事餘固讓乃止七月徵兵會咸陽八月丁丑帝命泰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峯劉亮王惪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泰乃

誓於師曰與爾有衆奉天威誅暴亂惟爾士整爾甲兵戒爾戎事無貪財以輕敵無暴民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則有戮爾衆士其勉之遣于謹居軍前徇地至槃豆東魏將高叔禮守柵不下謹急攻之乃降獲其戍卒一千送叔禮於長安戊子至宏農東魏將高干陝州刺史李徽伯拒守於時連雨泰乃命諸軍冒雨攻之庚寅城潰斬徽伯虜其戰士八千高干走度河令賀拔勝追擒之並送長安於是宜陽邵郡皆來歸附先是河南豪傑多聚兵應東魏至是各率所部來降高歡懼率衆十萬出壺口趨蒲坂將自后土濟又遣其將高敖曹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關中饑泰既平宏農因館穀五十餘日時戰士不滿萬人聞歡將度乃引軍入關歡遂度河

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據渭南徵諸州兵未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吾欲擊之何如諸將咸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得至咸陽人情轉騷擾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卽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高歡軍六十餘里歡引軍來會癸巳旦候騎告高歡軍且至泰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申時高歡至望我軍少競馳而進不爲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泰鳴鼓士

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爲二遂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高歡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獲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士二萬餘悉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俘長安還軍渭南於是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准當時兵士人種樹一株以旌武功進泰柱國大將軍增邑并前五千戶李弼等十二將亦進爵增邑并其下將士賞各有差遣左僕射馮翊王元季海爲行臺與開府獨孤信率步騎二萬向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趨荊州賀拔勝李弼度河圍蒲坂牙門將高子信開門納勝軍東魏將薛崇禮棄城走勝等追獲之泰進軍蒲坂畧定汾絳於是許和殺張瓊以夏州降初泰自宏農入關後東魏將高敖曹圍

宏農聞其軍敗退守洛陽獨孤信至新安敖曹復走度河信遂入洛陽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與密縣人張儉執刺史田迅舉城降滎陽鄭榮業鄭偉等攻梁州擒其刺史鹿永吉清河人崔彥穆檀琛攻滎陽擒其郡守蘇定皆來附自梁城以西將吏降者相屬於是東魏將堯雄趙育是云寶出潁川欲復降地泰遣儀同宇文貴梁遷等逆擊破之趙育來降東魏復遣將任祥率河南兵與雄合儀同怡峯與貴遷等復擊破之又遣都督韋孝寬取豫州是云寶殺其東揚州刺史那椿一作椿以州來附四年三月泰率諸將入朝禮畢還華州七月東魏遣其將侯景庫狄干高敖曹元軌可朱渾元莫多婁貸文等圍獨孤信於洛陽高歡繼其後先是帝將幸洛陽拜園

陵會信被圍詔泰率軍救信帝亦東征八月庚寅泰至穀城莫多婁貸文可朱渾元來逆臨陣斬貸文元單騎遁免悉虜其衆送宏農遂進軍瀍東是夕帝幸泰營於是景等夜解圍去及旦泰率輕騎追之至於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邙山爲陣與諸軍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泰軍以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敖曹及其儀同李猛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其甲士一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帝及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李虎念賢等爲後軍遇信等退卽與俱還由是乃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

宏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所虜降卒在宏農者因相與閉門拒守進攻拔之誅魁首數百八大軍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而前後所虜東魏士卒皆散在民間乃謀爲亂及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乃與公卿輔太子出次渭北關中大震恐百姓相剽劫於是沙苑所俘軍人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師長安大城民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戰帝留止閿鄉遣泰討之長安父老見泰至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復得見公士女咸相賀華州刺史導率軍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泰會攻青雀破之太傅梁景睿先以疾留長安遂與青雀通謀至是亦伏誅關中於是乃定帝還長安泰復

屯華州五年冬大閱於華陰六年春東魏將侯景出三鵶將
侵荆州泰遣開府李弼獨孤信各率騎五千出武關景乃退
還夏茹茹度河至夏州泰召諸軍屯沙苑以備之七年冬泰
奏行十二條制恐百官不勉於職事又下令申明之八年十
月高歡侵汾絳圍玉壁泰出軍蒲坂將擊之軍至皁莢歡退
泰度汾追之遂遁去十二月帝狩於華陰大饗將士泰率諸
將朝於行在所九年春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
泰帥師迎之令開府李遠爲前軍至洛陽遣開府于謹攻柏
谷塢拔之三月高歡至河北泰還軍瀍上以引之歡果度河
據邙山爲陣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瀍曲士皆銜枚夜登
邙山未明擊之歡單騎爲賀拔勝所逐僅而獲免泰率右軍

若干惠等大破歡軍悉虜其步卒趙貴等五將軍居左戰不利歡軍復合泰又不利夜乃引還旣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開府達奚武等率軍禦之乃退泰以邙山之戰諸將失律上表請自貶帝報曰公膺期作宰義高匡合仗鉞專征舉無遺算朕所以垂拱九載實資元輔之力俾九服寧謐誠賴翊贊之功今大寇未殄而以諸將失律便欲自貶深虧體國之誠宜抑此謙光恤予一人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十月大閱於櫟陽還屯華州十年五月泰入朝十月大閱於白水十一年三月令曰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爲治若其知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

之日則慘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儁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爲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饑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祿尊之以軒冕而不以爲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爲德也位不虛加祿不妄賜爲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爲人臣者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堯舜之爲君稷契之爲臣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爲私恩爵祿爲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迂道而求之損身而利物者則巧言而辭之於是

至公之道沒而姦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爲此矣今聖主中興思去澆僞諸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負闕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則審已而當之不堪者則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虛受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十月大閱於白水至岐陽十二年七月泰大會諸軍於咸陽十三年正月東魏高歡薨其子澄嗣與其河南大行臺侯景有隙景不自安遣使請舉河南六州來附澄遣其將韓軌庫狄干等圍景於潁川三月泰遣開府李弼率軍援之軌等遁去景請留收輯河南遂徙鎮豫州於是遣開府王思政據潁川弼引軍還七月侯景密圖附梁泰知其謀悉追還前後所配景將士景懼遂叛十四年帝詔封泰長子毓爲寧都郡公

食邑三千戸初泰以平元顥納孝莊帝之功封寧都縣子至是改縣爲郡而以封毓用彰勤王之始也五月進授泰太師泰奉太子巡撫西境自新平出安定登隴刻石紀事下安陽至原州歷北長城大狩將東趣五原至蒲州聞帝不豫遂還既至帝疾已愈於是還華州是歲東魏遣其將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率衆十餘萬圍王思政於潁川踰年春泰遣大將軍趙貴帥軍至穰兼督東南諸州兵援思政高岳起堰引洧水以灌城自潁川以北皆爲陂澤救兵不得至六月潁川陷初侯景自豫州附梁後遂度江圍建業梁司州刺史柳仲禮以本朝有難率兵援之梁竟陵郡守孫暠舉郡來附泰使大都督苻貴往鎭之及景克建業仲禮還司州率衆來寇暠

以郡叛遣開府楊忠率兵與行臺僕射長孫儉討之攻克隨郡忠進圍仲禮長史馬岫於安陸踰年正月柳仲禮率衆來援安陸楊忠逆擊於漴頭大破之擒仲禮悉虜其衆馬岫以城降三月帝封泰第二子震爲武邑公邑二千戸先是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與其叔父荆州刺史湘東王繹不睦乃稱蕃來附遣其世子嶚爲質及楊忠擒仲禮繹懼復遣其子方平來朝七月泰率諸軍東伐拜章武公導爲大將軍總督留守諸軍事屯涇北以鎮關中九月軍出長安時連雨自秋及冬諸軍馬驢多死遂於宏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還十七年三月帝崩皇太子嗣位泰以冢宰總百揆二年帝詔泰去丞相大行臺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三月泰遣大將軍魏安公尉

遲迴率衆伐梁武陵王蕭紀於蜀四月泰勒銳騎三萬西踰隴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遣使獻其方物五月蕭紀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州降引迴軍向成都至八月克之七月泰自姑臧至長安十一月尚書元烈謀殺泰事發泰誅之帝自是有怨言泰於是廢帝立齊王廓是爲恭帝初羣臣有勸泰踐極者泰以問薛端以爲三方未一遽正名號示天下以不廣請待龕剪僭僞然後俯順樂推泰撫其背曰成我者卿也元年四月帝大饗羣臣柳虯執簡書於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才由於公不才亦由於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爲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

安定公而誰泰乃令太常盧辨作告諭公卿曰嗚呼我羣后
曁衆士維文皇帝以𥟖𥟖之嗣託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
而予罔能革變厥心庸曁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
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爾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
將恐來世以予爲口實乙亥詔封泰子邕爲輔城公憲爲安
城公邑各二千戸七月泰至原州梁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
定疆界又結連於齊言辭悖慢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
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十月壬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大
將軍楊忠韋孝寬等步騎五萬討之十一月癸未師濟于漢
中山公護與楊忠率銳騎先屯其城下據江津以備其逸丙
申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亥進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殺

之并虜其百官及士民以歸沒爲奴婢者十餘萬其免者二百餘家三年行周禮建六官泰爲太師大冢宰初泰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乃命蘇綽盧辨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爲撰次未成衆務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之四月泰北巡七月度北河帝封泰子直爲秦郡公招爲正平公邑各一千戸九月泰有疾還至於雲陽十月乙亥薨還長安發喪時年五十二謚文公子覺嗣按北史通志俱作年五十今從周書

論曰泰以微賤起關中攘逐羣凶匡復魏室功豈不大哉然天子守府而已政權悉自已出卒成簒弑之謀者泰爲之也泰母王氏孕五月夢抱子升天纔不至而止及生有黑氣如蓋覆其地其生固異矣觀其施措開造卓然有度越百世之

規然則値水德之衰而崛生聰明英武之人於其時者豈非
天所啟與

西魏書十四

斛斯長孫賈樊賀拔念列傳四　　西魏書十五

通議大夫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二級南康謝啓昆撰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其先世爲弗莫大人父足一名敦明帝時爲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民不安椿乃將家投尒朱榮征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軍之密謀頗亦關預莊帝初封陽曲縣公除大將軍府司馬後爲東徐州刺史及尒朱榮死適梁以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遂棄州歸悅悅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邱郡公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尒朱兆入洛悅知不逮南旋椿復率所部歸兆以參立節閔謀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城陽郡公尋加開府時椿父足先在秀容忽有傳足死問請減

已階以贈之壽知其父猶在詔復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椿以尒朱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世隆以正道世隆不悅欲害椿賴尒朱天光救得免及世隆度律與兆自相疑椿與賀拔勝和之兆執椿勝還營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尒朱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今俱禽爲難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高歡及韓陵之敗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尒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尒朱部曲盡殺之令弟元壽與張歡長孫承業賈顯智等襲世隆彥伯兄弟並斬於閶闔門外椿入洛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椿父出見謂

椿曰汝與尒朱約爲兄弟今何忍懸其首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椿乃傳世隆等首幷四度律天光送於高歡及歡入洛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能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心於人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敘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孝武帝立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城陽郡公父足亦加開府子悅大中大夫同日拜受當時榮之椿遂密勸孝武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百直閤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以充之又說帝數出游幸號令部曲別爲行陣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高歡帝從之以椿爲前驅大都督椿因奏

請率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
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今
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復生一高歡矣帝遂勑椿停行
椿嘆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構不用吾計豈天道
乎帝勒兵河橋命椿自洛而東至武牢帝以賈顯智背叛東
師失律將幸關中乃遣使命椿因從入關拜尚書令侍中如
故封常山郡公歷位司徒太保仍尚書令時寇難未息內外
戒嚴唯椿得列威儀鳴騶清路遷太傅薨年四十三帝親臨
弔百寮赴哭詔賜東園祕器遣尚書梁郡王景略監護喪事
贈大將軍錄尚書三十州諸軍事侍中恒州刺史常山郡王
謚曰文宣祭以太牢又詔改大將軍贈大司馬給轀輬車及

葬車駕臨於渭陽止紼慟哭帝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有四子悅恢徵演演爲高歡所殺三子入關

長孫冀歸代人曾祖上黨王道生祖瓶位少卿父觀征南大將軍冀歸六歲襲爵降爲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稚北史避作幼字承業聰敏有才藝虛心愛士爲前將軍從孝文南討授承業七兵尚書太常卿右將軍出爲撫軍大將軍領揚州刺史假鎭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承業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詔河間王琛總衆援之琛欲決戰承業以雨久更須持重琛弗從遂戰爲賊

所乘承業後殿初承業旣總強兵久不決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廷遣河間王琛及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外聲助承業內實防之會鮮于修禮反於中山以承業爲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承業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爲大都督酈道元爲行臺承業遣子子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策所長書奏不納琛與承業前到呼沲承業未欲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爲修禮邀擊琛不赴之賊總至遂大敗承業與琛並除名尋而正平郡蜀反復假承業鎭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功除平東將軍復本爵後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復以承業爲行臺討之承業時背疽未愈靈太后

勞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承業荅曰死而後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尙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爲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脩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結連以應寶夤承業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承業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唯須寶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內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疋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而先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

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為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況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人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勑及雝州平除雝州刺史孝莊初封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為郡公遷司徒公加侍中兼尚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節閔立遷太尉公錄尚書事及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謀誅尒朱使承業入洛啟節閔誅世隆兄弟之意孝武初轉太傅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承業表請迴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惲初承業生而母亡為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

讓許之孝武入關承業時鎮虎牢亦隨赴長安位太師錄尚書事封上黨王大統元年薨贈假黃鉞大丞相都督三十州諸軍事雖州刺史諡曰文宣承業少輕俠鬬雞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前夫女呂氏妻興德兄興恩以報之羅年大承業十餘歲酷妒忌承業雅相敬愛無姬妾童侍之中在承業左右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前妻張氏二子子彥子裕羅生三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

子彥本名儁有膂力以累從父征討功封槐里縣子孝武帝與高歡搆隙加子彥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恒農以爲心膂及從帝入關封高平郡公位儀同三司以從征竇泰戰沙

苑功加開府侍中及東復舊京以子彥兼尙書令行司州牧
晉鎭洛陽後以不利班師大統七年拜太子太傅子彥少常
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
若時以爲踰於關羽末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爲
惡疾子彥曰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嘗聞
惡疾蝮蛇螫之不痛試爲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
蛇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
將贈雍州刺史子裕位衞尉少卿啟捨汎階十七級爲子義
貞求官除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以父勳封平原縣伯
紹遠字師少名仁寬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慧過人父承業
作牧壽春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記有王碩者文學士也聞

紹遠強記遂白承業求驗之碩乃試以禮記月令於是紹遠讀數紙纔一遍誦之若流碩嘆服之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以別將討平河東蜀薛封東阿縣伯孝武西遷紹遠隨承業奔赴以功別封文安縣子大統二年除太常卿遷中書令襲父爵例降爲公改馮翊郡恭帝二年累遷錄尚書事六官建拜大司樂後仕於周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以女妻焉十四從父承業征討有智謀勇冠諸將以功封西華縣侯及長容貌魁舉風儀溫雅大統中歷位豫渭二州刺史以軍功別封永寧縣伯尋進覆津縣侯文帝與羣臣宴從容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君宜引孝經之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坐中有一沙云匡救其惡旣出西閤宇文泰深嘆澄之合機而譴其次答者後從宇文泰援玉壁又從戰邙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後仕周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爲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爲賊攻圍顯度拒守多時以賊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浮河而下旣達秀容爲尒朱榮所留尋表授直閤將軍左中郎將建義初除汲郡太守假平東將軍隨尒朱榮破葛榮又除撫軍將軍光祿大夫都督封石艾縣開國公邑一千戶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杲值元顥入洛仍與天穆渡河赴行宮於河內顥平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假鎮南將軍轉南兗州刺史尒朱榮

之死也顯度奔梁梁厚待之普泰初還朝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又行濟州事復隨尒朱度律等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顯智等率衆先據河橋誅尒朱氏孝武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未幾以本官行徐州刺史東道大行臺永熙三年五月轉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親故祖餞於張方橋顯度執酒曰顯智性輕躁好去就覆敗吾家其此人也武帝入關後顯智果同於高歡帝怒賜顯度死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荊州蠻酋被遷於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顯乃贈征虜將軍荊州刺史子鵠值北鎮擾亂南至并州尒朱榮引爲都督府倉曹參軍孝

昌三年冬榮使子鵠詣京師靈太后見之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齋封南和縣開國子邑三百戶令還赴榮榮以爲行臺郎中行上黨郡及榮向洛以爲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東正平軍事行唐州事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子鵠攻克之建義初拜平北將軍晉州刺史封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又兼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胡率服元顥入洛薛脩義及降蜀陳雙熾等受顥處分率衆攻州城子鵠出與戰大破之又破脩義等於土門以功拜撫軍將軍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荆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爲行臺督賈智等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還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南陽郡開國公增戶六百尚書如故仍假驃騎大將軍率所部

爲都督時介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勸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及介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欲與同趨京師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啟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驃騎大將軍都督二豫郢三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二豫郢潁四州行臺子鵠到相州又勑賚絹五百匹行達汲郡聞介朱兆入洛乃度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及紇豆陵步藩起以子鵠爲都督徵發糧仗元曄以爲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隨曄向洛普泰初仍除

舊任趙脩延叛於荆州詔子鵠通三鵶道而還遭母憂去職
廢帝閑共在洛無宅凶費不周賚絹四百疋粟五百石以本
官起之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
德等追討介朱仲遠仲遠已奔梁收其兵馬甲仗時梁遣元
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屯兵梁國欲來迎戰
見子鵠軍盛夜退還譙子鵠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爲陳子鵠
勒兵直趣城下縱騎衝突樹衆大敗奔入城內城門隘塞多
自殺害於是斬千餘級獲馬數百匹大收鎧仗遂圍城加儀
同三司樹勒兵出戰輒被摧衂遂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鵠恐
梁遣救乃分兵擊梁苞州然州宕州大淵蒙縣等五城並望
風逃散樹既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鵠又令人說之樹遂請率

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鵠等許之共結盟約及樹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擒樹及梁譙州刺史朱文開俘馘甚衆班師孝武帝賚馬匹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典選初青州人耿翔聚衆反亡奔梁梁資其兵偷據膠州除子鵠使持節侍中青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儁討之師達青州翔拔城奔走在軍遇病詔遣醫給藥仍除兗州刺史餘官如故便道之州子鵠先遣腹心緣歷民間採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幷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悚及帝入關子鵠據城爲應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徐州人劉粹各率衆就子鵠高歡遣儀同三司婁昭等率衆攻之子鵠先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鎭東平郡昭攻

陷之仍圍子鵠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善見欲招慰下之遣散騎常侍陸琛兼黃門郎張景徵齎璽書勞子鵠而大野拔因與相見左右斬子鵠以降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也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有如回者國初爲大莫弗祖爾頭驍勇絕倫以良家子鎭武川因家焉獻文時茹茹數爲寇北邊患之爾頭將遊騎深入覘候前後以八十數悉知虜之倚伏後雖有寇至不能爲害以功賜爵龍城侯父度拔性果毅爲武川軍主正光末沃野鎭人破六汗拔陵反南侵城邑懷朔鎭將楊鈞聞度拔名召補統軍配以一旅其賊僞署王衞可孤徒黨尤盛旣圍武川又攻懷朔勝少有志操善騎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時亦爲軍主

從度拔鎮守旣被圍經年而外援不至勝乃慷慨白鎮將楊鈞請告急於大軍鈞許之乃募勇敢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而出賊追及之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白臨淮王元彧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士女延首企望官軍大王帝室藩維與國休戚受任征討理宜唯敵是求今乃頓兵不進猶豫不決懷朔若陷則武川隨亦危矣逆賊因兹銳氣百倍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謀亦不能爲大王用也彧以勝辭義懇至許以出師還令報命勝復突圍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賀拔破胡與官軍至矣城中乃開門納之鈞復遣勝出覘武川而武川已陷勝乃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遂爲賊所虜後隨度拔與宇文肱等襲殺可孤衆令勝馳

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卒刺史費穆奇勝才略厚禮留之委以兵事時廣陽王元淵在五原爲破六汗賊所圍召勝爲軍主勝乃率募二百人開東城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遂退軍數十里廣陽以賊稍卻因拔軍向朔州勝常爲殿以功拜統軍加伏波將軍又隸僕射元纂鎮恒州時有鮮于阿胡據朔州流民南下爲寇恒州城人應之勝與兄允弟岳相失南投肆州允岳投尒朱榮榮與肆州刺史尉慶賓搆隙引兵攻肆州肆州陷榮得勝大悅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勝委質事榮時杜洛周阻兵幽定葛榮據有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意欲屈君鎮之君意如何勝曰是所願也榮乃表勝爲鎮遠將軍別將領步騎五千鎮井陘以所乘大馬

并銀鞍遣之孝昌末從榮入洛以定策立孝莊帝功封易陽縣伯邑四百戶累遷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撫軍將軍從太宰元穆北征葛榮爲前鋒大都督戰於滏口大破之虜獲數千人時洛周餘燼韓婁在薊城結聚復以勝爲大都督鎮中山婁素聞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元顥入洛陽孝莊帝出居河內榮徵勝爲前軍大都督領千騎與尒朱兆自硤石度大破顥軍擒其子領軍將軍冠受及梁將陳思保等遂前驅入洛拜武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增邑六百戶進爵眞定縣公遷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尒朱榮之被誅也勝與田怡等奔走榮第於時宮殿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更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

何可輕爾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從至河橋勝以爲臣無讐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謁帝大悅仲遠逼東郡詔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東征都督率騎一千會鄭先護討之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與戰不利乃降之復與尒朱氏同謀立節閔帝以功拜右衛將軍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及尒朱氏將討高歡度律自洛陽引兵兆起并州仲遠從滑臺三帥會於鄴東時勝從度律度律與兆不平勝以臨敵構嫌取敗之道乃與斛斯椿詣兆營和解之反爲兆所執度律大懼遂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爾殺可孤罪一也天柱薨後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勝曰可孤作逆勝父子誅之其功

不小反以爲罪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賊密邇內搆嫌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勝既得免行百餘里方追及度律軍高歡既克相州兵威漸盛於是兆及天光仲遠度律等衆十餘萬陣於韓陵兆使鐵騎陷陣出高歡後將乘其背而擊之度律惡兆之驕悍懼其陵已勒兵不進勝以其攜貳率麾下降高歡度律以此先退遂大敗太昌初以勝爲領軍將軍尋除侍中孝武帝將圖高歡以勝弟岳擁衆關西欲廣其勢援乃拜勝爲都督三荊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加授南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勝攻梁下溠戍擒其戍主尹道珍等又

使人誘動蠻王問道期率其種落歸款梁雍州刺史蕭續擊道期不利漢南大駭勝遣大都督獨孤信軍司史寧歐陽酇城南雍州刺史長孫亮南荆州刺史李魔憐大都督王元軌取久山白洎都督拔略昶史仵龍取義城均口擒梁將莊思延獲甲卒數千人攻馮翊安定沔陽並平之勝軍於樊鄧之間梁武勑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爾宜慎之續遂城守不敢出尋進位中書令增邑二千戶進爵瑯琊郡公會高歡與帝有隙詔勝引兵赴洛至廣州猶豫未進而帝已西遷勝還軍南陽遣右丞陽休之奉表入關又令府長史元穎行州事勝自率所部將西赴關中進至淅陽詔封勝太保錄尚書事時高歡已陷潼關屯軍華陰勝乃還荆州州民鄧誕執元穎北

引侯景勝至與戰勝敗中流矢奔梁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常乞師北討高歡旣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旣至長安詣闕謝罪帝握勝手歔欷久之曰初平西徙永嘉南度漢晉皆爾事乃關天非公之咎也乃授太師後從宇文泰擒竇泰於小關加授中軍大都督又從泰攻宏農勝自陝津先度河東魏將高干遁勝追獲囚之下河北擒郡守孫晏摧破東魏軍於沙苑追奔至河上仍與李弼別攻河東略定汾絳增邑并前五千戸河橋之役勝大破東魏軍泰命勝收其降卒而還及高歡悉衆攻玉壁勝以前軍大都督從泰追之於汾北又從戰邙山時泰見高歡旗鼓識之乃

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適與歡遇連叱而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爾也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持矟追歡數里刃垂及之歡汗流氣殆盡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歡已逸去勝嘆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爲歡所害勝憤恨因動氣疾大統十年薨於位臨終手書與泰曰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掃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願公內先協和順時而動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耳泰覽書流涕久之勝長於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泰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眞大勇也自居重位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禮性又通率重義輕財

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餘卷而已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泰不拜尋而自悔泰亦有望焉後從宴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池中泰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泰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泰大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贈定冀等十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太宰錄尚書事諡曰貞獻勝無子以弟岳子仲華爲嗣大統三年賜爵樊城公廢帝時爲通直郎散騎常侍遷黃門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拜守廟下大夫兄弟三人竝以豪俠知名兄允字阿泥孝武時位至太尉封燕郡王爲高歡所害

念賢字蓋盧金城枹罕人也父求就以大家子戍武川鎭仍家焉賢美容質頗涉書史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在天也何遽相乎少遭父憂居喪有孝稱後以破衞可孤功除別將尋招慰雲州高車鮮卑等皆降之除假節平東將軍封屯留縣伯邑五百戶建義初爲大都督鎭井陘加撫軍將軍黎陽郡守尒朱榮入洛拜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太僕卿兼尚書右僕射東道行臺進平恩縣公增邑五百戶普泰初除使持節瀛州諸軍事驃騎將軍瀛州刺史永熙中拜第一領民酋長加散騎常侍行南兖州事進驃騎大將軍入爲殿中尚書加儀同三司孝武欲討高歡以賢爲中軍北面大都督

進爵安定郡公增邑一千戶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統初拜太尉出爲秦州刺史加太傅給後部鼓吹三年轉太師都督河涼瓜鄯渭洮沙七州諸軍事大將軍河州刺史久之還朝兼錄尚書事後與廣陵王欣扶風王孚等同爲正直侍中時行殿初成未有題目帝詔近侍各名之對者非一莫允帝心賢乃爲圓極帝笑曰正與朕意同卽名之河橋之役賢不力戰乃先還自是名譽頗減五年除都督秦渭原涇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薨於州謚曰昭定賢於諸公皆爲父黨自宇文泰以下咸拜敬之子華性和厚有長者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合州刺史

論曰永熙之季高歡思逞不軌而未敢遽發者老臣宿將若

斛斯椿念賢輩有以維繫牽制之也孝武將討高歡旣以斛斯爲心膂乃楊寬間之至於主辱國分而不能復振其時會爲可惜已然觀其同心戮力濟於艱難諸臣洵忠藎之士哉